

梅瓶金 術藝的



時報書系 98

孫述宇著

金瓶梅的藝術

舊書新讀之二

自序

這本小書，原是我想寫的一本較長的書的一部份。我在民國六十年前後便已打算寫一系列的文章，討論水滸、三國、金瓶、紅樓、儒林外史這五本舊小說巨著，文集定名為舊書新讀。文章的大綱擬出了，總述全書的導言，也在六十四年發表了，可是文章改來改去，迄未殺青。論金瓶梅的部份，送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承報社諸先生不棄，建議印成一本小書，單獨發行。我初時有些猶豫，因為這篇雖然只評論金瓶梅，但原意是與評論水滸、紅樓、外史的文章一起看的；可是轉念舊書新讀可能再拖兩三年才出版，現在先印出一部份，可以藉之知道文化界的反應，也是好事。

這本小書之能出版，當然要感謝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諸先生。文章在中國時報陸續登出後，劉師古先生賜贈大作閒話金瓶梅一冊，我謹在此一併致謝。

前言：國人忽略了的小說

金瓶梅是一本質和量都驚人的巨構^(一)，篇長凡八十萬字，對中國小說的影響非常深遠，因為後出的兩本名著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都學效本書的寫法，而這兩本名著後來，又各有不少模擬之作。

這樣的一本小說，照理應當有很多人仔細研究過，寫下很多文字纔是，但事實上却沒有。這小說的藝術成就，在晚明袁石公寫了幾句詩話式的評語之後，直到幾年前夏志清的中國古典小說出版，一直沒有詳細的討論。大家諱言「淫書」，是個主要原因。當年胡適研究舊小說，研究到醒世姻緣而不及這本。後來發行的舊小說，把紅樓和水滸都校訂了出版，金瓶的版本問題雖然更需解決，却受不到這種優禮^(二)。

金瓶梅是很需要好好校訂過，也很需要好好評介一番的，不然這本小說馬上就

要湮沒了。儘管小說還很易買到和借到，仔細看的讀者今天已是少之又少；一般人都是慕「淫書」之名而來，只翻尋那些講述房事的章節。我們也不能全怪讀者，因為這書是的確很難看的。字數驚人之外，書中生動的對話多是明末山東的方言，今日的讀者往往讀也讀不來，更遑論欣賞那特別的味道。版本又糟，幾個版之間大有出入，而每個都有訛漏。小說又有不少當今讀者不喜歡的「缺點」，使我們從開首就對它生出偏見。而書又寫得深沉，比別的中國小說都深沉得多。一般人若是帶着看淫書或看消閒書的心情來到，看見只有些家庭瑣事，沒有水滸中的天上星宿降生來播亂塵世與討平遼國，沒有紅樓中的補天遺石降生為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公子與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小姐戀一場最漂亮的愛，怎麼肯看下去？

目錄

自序	一
前言：國人忽略了的小說	一
各種真假缺點	一
寫實藝術	六
活力的表現：幾個小妓女	一二
應伯爵	二一
諷刺藝術：儒林外史的先河	二八
宋惠蓮	三三
表裏之別	四八
德行：吳月娘與武松	五七

癡愛：李瓶兒·····	六八
嗔惡：潘金蓮·····	七八
寵春梅：金瓶梅的命名·····	八九
西門慶：貪欲與淫心·····	九五
平凡人的宗教劇·····	一〇三
餘論：佈局與成就·····	一一二

各種真假缺點

我們且先把金瓶梅的缺點提出來，說清楚了，作一些心理上的準備。

書的文字不很勻一，並不是每章都好。開頭和結尾比中間差得多。小說是從水滸中潘金蓮和西門慶私通的故事衍生出來的，開始時整段整段的襲用水滸，寫起來並不比水滸高明。（當然，我們也得承認，潘金蓮的故事是水滸中了不起的藝術成就。）西門慶娶孟玉樓比較有趣，領一羣幫閒闖客上李桂姐的院子也有趣，但是潘金蓮私通僕僮，以及西門慶勾上李瓶兒，都缺乏寫實的力量。小說要到第二十回前後纔好起來，從這裏直到八十回前後，是小說的精華所在。但是到西門慶死了，作者便好像洩了氣；到潘金蓮再死了，下面雖還有許多字數，但更沒有勁了。以後的章回，由一些「新橋市韓五賣春情」之類的故事改寫成，究竟是作者胡亂湊成一百回，還是他人續貂，我們都無法知道。無論如何，要評金瓶的藝術，最好還是以

中間那六十多回爲主要根據。

小說另一個缺點，來自作者勸善的作風。作者講故事中間，常要對「看官」講些道理，進些忠言。當今的讀者會不高興作者這樣闖進故事裏來，又會疑心這些忠言是作者寫淫書時的偽善姿態。其實「作者闖進故事中」是舊日文學的慣事，中外皆然，我們也不必太生氣；淫書作者虛偽地勸善懲淫固然是常見，但我們細讀完全瓶梅，都會相信這作者倒是一點兒也不虛偽，他若不誠懇，是寫不出這樣的書來的。金瓶梅中勸善說理之爲缺點，祇是由於這使作者心中存了先入的成見，因而窒礙了他的藝術。作者的觀察和感受的能力是一流的，有時我們發覺他的才能沒有充分發揮，十九都是由於他要勸善，要說理，據着抽象的概念來創作，犯了作家的大忌。潘金蓮可能是個好例子：這個女人佔了書中很多篇幅，也著實花了作者不少精神，然而她的真實感來得很晚，讀者看了半本書，仍然感覺好像祇是聽見人家說這女人怎樣怎樣，不像看見她的真身；原因也許就是作者心中早存成見，要寫一個害人的淫婦。

金瓶梅在文字與情節上錯誤多得不行了，在未有完善的校本之前，讀者要是不

肯海量包涵，這小說就無法欣賞。但讀者應該包涵，因為錯誤儘管多，作者的責任却未必很多。拿文字上的錯誤來說，那些在歷次傳鈔、合法與不合法刻版翻印中各種「手民之誤」，實不應算到作者帳上。當今歐美體面的出版機構，有完善的編校制度，即使作者寫錯了字也能校正，手民之誤當然是少之又少；古人沒有這種福氣，從前的文學作品常常都是瘡痍滿目的。

至於情節上的錯誤，又要分開故事各部不相符與故事和歷史不相符兩類來說。不符史實的情形，不外是拿了作者當代明朝的事實來敘述書中宋朝的故事。清人常常據此來嘲笑作者淺陋，又因而斷定此書不會是博雅的王世貞的手筆。其實，與史實不符的文字，出於史家便是錯誤，出於文學家却未必是錯誤。莎士比亞劇中這種例子可說是車載斗量，而現代學者編註這些劇本之時，只把事實註出來就算了，並不覺得需要嘲笑莎翁一番。像莎氏樂府與金瓶梅這樣以今日的事情來講先朝故事，其實有一種特別的藝術作用，就是令當時的讀者觀衆倍覺親切與刺激。金瓶梅裏面的太監和理刑官，當然是明代而不是宋代的作風，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金瓶又不

是史書，甚而不是嚴格的歷史小說，而祇是沿用水滸的時代來說人生，這樣，說到

官場，扛出當代的理刑和太監，內容更豐富了，藝術上的真實又不損，爲什麼不可以？作者肯定是思索過這些道理的；淺陋的是那些嘲笑他淺陋的人。

故事本身的謬誤就不免影響我們閱讀的樂趣了。謬誤的主要來源，是故事中大量夾進的曲子與其他描述性的韻文^四。拿萬曆年間的「詞話本」來說，曲子與韻文之中，許多都是可以刪除而于故事無妨的（事實上崇禎年間的金瓶梅已經刪除了很多），更有不少是由於具有諧謔嘲諷的本質而會破壞故事的寫實風格的，比如裁縫、醫生、穩婆等人的嘲謔性自述，戲子在官員宴會中大唱嘲罵貪官的戲，西門慶死後妻妾上墳唱的悼念曲子等等。韓南教授（Patrick Hanan）把這些戲曲的來歷找出了不少^四，但戲曲都是金瓶梅的作者抄進書中去的呢，抑或其中有些是書商附加以廣招徠的呢，我們不得而知。晚明曲子盛行，書商可能想討好讀者，加以金瓶又是本受不到保護的書，那些令版本學者皺眉的「閩賈」及別的書商可以爲所欲爲。所有這些謬誤，將來出一本好的校本^四，便可消除；但在未有這校本之前，讀者只好忍耐一點。

但這書的錯謬無論怎樣多，終是瑕不掩瑜。我們即使拿着最差的版本，祇要不

存成見，有耐心地看下去，必定會看出這是天才之作。這書和莎士比亞的戲劇相似的地方很不少，我們提到兩者都愛以今說古，此外兩者都愛說笑話，都不避忌情欲，而致讓人詬爲淫猥；但最要緊的是，兩者都是很多瑕疵的、不以謹慎見長的天才之作。這樣的作品，要吹毛求疵是容易不過的。但是，爲什麼不看它們的優點與成就呢？

寫實藝術

金瓶梅的成就，是寫實藝術的成就。

金瓶梅起源於水滸傳，不但承受了那個潘金蓮和西門慶通姦的故事，還承受了這故事的寫實手法。水滸這小說有一部份是英雄故事，另一部份是寫實文學。英雄故事的部份，很誇張地講刀槍和武藝，講拔樹舉鼎，講好漢打倒壞蛋，講大碗酒大塊肉和大把銀子，這些都是使人心大快的事，但是是真實日常生活裏絕少見得到的，因此這一部份是逃避現實的浪漫藝術。在英雄故事的盡頭，水滸就開始寫實的，寫真實生活裏經常發生的事。水滸中的英雄事跡多是在戶外上演的——在大路上、山岡上、松林內、演武場和法場中，也在城堡、公堂和酒店裏；但在住家裏的場景則多半很真實。比方武大郎的家，閻婆惜的家，或是徐寧的家，其中的陳設與生活習慣，樣樣都很可信的。在這些段落中我們看見一些非英雄的人物，像那個小猴子

鄆哥，本是跟隨着西門慶尋點衣食的，但因言語衝突，吃了王婆的虧，便教武大來捉姦；又如何九叔，一個很懂世情的小吏，他一方面很替西門慶遮掩謀殺武大的事，另一方面也檢起幾塊骨來應付武松。這些段落裏又有些女人，她們不同於別的小說戲曲裏的女性，不像大小喬、孫夫人、鶯鶯、紅拂、寶釵、黛玉，乃至本書中的一丈青和瓊英那麼尊貴脫俗和可羨可佩；她們未必不俏麗，但只能算是庸脂俗粉，出身低賤。潘金蓮是個嫁予小販的婢女，潘巧雲是個再醮婦人，閻惜姣是個歌伎，都是在街上就能遇見的角色。她們還認識一些老太婆，很懂人情世故的，舌頭很長，沒有多少技能和生計，靠說媒扯線來維持。

金瓶梅的作者選擇西門慶與潘金蓮通姦的故事來入手，顯然有部份是由於他看到這種寫實文學的價值。他覺得這樣的寫實藝術，比水滸其餘的浪漫英雄故事，更有意思，於是他拿來發揚光大，讓這個故事裏的角色，和很多別的同樣真實的角色，演出一整套真實世界裏的戲劇。他把這個故事修改了一下，不讓武松一下子便殺了西門慶和潘金蓮，而是讓武松殺了一個幫助西門慶的小官吏李外傳，於是西門慶和潘金蓮逃過了大難，武松却流放到別處去。這樣修改後的故事比原來水滸中的

要合理得多，因為有財有勢勾結官府的壞蛋如西門慶者被人清清脆脆地復仇殺掉的事，是或然率很低很低的意外，不是真實世界中的常規。西門慶是要死的，但他是很自然、很合乎邏輯、蠢蠢的死在自己屋裏。潘金蓮也要死的，而且作者還依着水滸，讓武松來殺她，但她之所以落入武松手裏，一方面固然是命運的捉弄，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她的情慾最後還勝過了她的機智。這樣的結局比原來的深刻得太多了。

武松在金瓶中殺嫂，祇比在水滸中晚了幾年，金瓶的故事就是這幾年間在西門慶家中發生的事。這些都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西門慶前後得了幾注錢財，開了幾家店舖，蓋造了新宅；由錢財得官祿，當上了地位有限然而深受畏懼的理刑官員，又由官場關係再賺了些賣鹽之類的錢；娶了幾個妾，都是些不三不四的妓女寡婦之類，其中李瓶兒替他生了一個兒子，可是沒養大，瓶兒自己也隨着死了；在這些事件的前前後後，他由應伯爵謝希大這批幫閒「弟兄」陪着去嫖妓，由文嫂馮媽媽這些「馬泊六」扯線去偷人，他家裏的女人則在節令和各人的生日裏飲宴作樂，聽妓女、小優和瞎眼的女先生唱曲子，聽尼姑講佛經故事，製衣服，賭葉子，講笑話，講閒話，吵架。作者的特殊才能是寫家常瑣事，通過一般人乃至一般作家都瞧

不在眼內的小事，他寫下一大段人生，一大段在世界文學中都罕見的人生。他筆下有幾十人是細細寫出來的，不但各有面目，而且各有生活。後來的紅樓夢也寫出不少各有聲音笑貌的人，但沒有幾個能有個別的生活、追求、與所關切的事。金瓶梅畫面之廣闊，要戰爭與和平與 *Middlemarch* 纔比得上的。

日常的小事並不容易寫，寫了出來也不易討好，因為人的心理都是只注意非常的大事。金瓶梅裏充滿了瑣事，而竟然又能吸引讀者，是有原因的。比較淺顯的一點，是作者能夠看到日常生活裏的風趣，而且把這種風趣寫出來。小說中笑料很多，又是笑話，又是惹笑的人和事；有些人物和事件，表面上並不滑稽，但仔細看深一些，我們就要微笑起來。作者有很生動的幽默感，而且對於世事的表裏不一特別感興趣，這一點，我們在下面會一再提到。但作者能寫家常事的一個更深原因，是他的異常的生命力，這生命力表現為對世界與人生的無限興趣，使他覺得生活很值得寫。

這異常的生命力，是作者的藝術資本。他覺得他周遭的當時當地的世界，五光十色，林林總總，處處都很動人，就已非常可以寫，不需要再另外去想像些什麼

Arcadia, Camelot，榮國府裏的大觀園，或是梁山泊上的忠義堂了。所以他能够寫實，拿着晚明時代山東一個縣城裏土財主的生活，一口氣便結結實實地寫上幾十萬字。他筆下的百十個大小人物，可說是沒有一個膚淺單調，沒有一個是福斯特（E. M. Forster）稱之爲「扁形」的概念化人物，原因是他對人性存着一股強烈的好奇，那不是一般世俗淺見滿足得了的。他對人的心靈的各種各類反應都極感興趣，因此書中不但包含了許多醫卜星相三教九流的活動，還抄錄了許多詞曲、寶卷，乃至書札、公文和邸報。當然，我們不知道這其間有多少是後來書商僱傭的手筆，但是這大量的抄錄往往都很有味道，不像是純粹爲了增加字數的填充，讀者若讀不出味來，在懷疑是否填充字數之時，也不妨懷疑一下是否自己的活力和好奇還不够應付這小說。

本書又常講飲食男女這兩種「人之大欲」。男女之欲的問題複雜，我們暫且不談；以飲食來說，沒有什麼小說像這本講得這麼多。書中的飲食不但次數多，而且寫得詳細和生動；我們看見西門慶和他身邊的人吃的幾個菜是些什麼、怎樣煮的、又有些什麼點心、麵食、湯和酒；時新的水果來了，幫閒的人搶了吃，還偷回家